

歷代通鑑輯覽

K204.3
194

(清)傅恒等編

歷代通鑑輯覽

四

上海古籍出版社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綱目卷七十二

御教官待講臣王庶祐

編修臣張衡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中書臣江達

謄錄監生臣申憲

周從世宗征伐屢立大功事與人望歸之及世宗殂
恭帝立陳橋兵變事具詳周位而有天下建國遺
稿用成

乙
開寶八年是歲江南亡准北漢至太宗太平興國四年
軍士皆用之乃士彌制日彌朱子彌日唐高祖武德七年制於宋用太
常紀年今係之春二月曹彬大敗江南兵于秦淮見
前進圍金陵

楊連破江南兵於白鷺洲在江寧縣新林港即新林
浦注見南江中

遣田欽祚潁州人攻溧水隋縣今屬江南統軍使

萬祥興二年
一百二十年

冬十月江南主使徐銓來乞緩師不許

江南都虞侯劉澄以潤州降江南主危迫遣學士承

旨徐銓求緩師銓至言于帝曰李煜無罪陛下出兵

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帝

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銓不能對而還踰月江南

主復遣韓延壽帥以全一邦之命韓見帝論辨不已

帝按劍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

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銓惶恐辭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六十四

四

曹彬將王明字知雖大破江南兵於皖口注見獲其

都虞候朱令贊舒城人

先是江南主遣使召令贊以上江兵入援令贊衆號

十五萬自湖口南唐縣今屬九江府逆順流而下將

焚采石浮梁彬聞之遣戰權都部署王明密令人樹

長木于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贊望見疑有伏追撃

不敢進明因移檄諸將掎角襲之及是令贊乘大船

建大將旗鼓至皖口明合少軍將劉遇潯州清急攻

之令贊勢促因縱火拒戰會北風甚火反及之東大

浦遂擒令贊金陵獨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危蹙矣

十一月曹彬克金陵江南主溫降門下侍郎陳喬死之

彬遣人謂江南主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耳

若能歸命策之上也某日城必破宜早為之所江南

主不聽一日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

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

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六十四

五

明日彬即稱愈又明日城陷初陳喬致祐約同死社

穆然泊寶無死志至是禽徑入白江南主曰今日國

亡願加頭戮以謝國人江南主曰此乃麾下卿死無

益也喬曰縱不殺臣臣何面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經

死亦舉族死之魏忠宣公

江南主率

臣僚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

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

奈何彬笑曰煜素懷無斬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

西京次鞏縣遂拜安陵

宣祖

賜河南今年田租之半

奉陵戶復一年至洛陽四月祭天地於南郊都民垂

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難亂不圖今日復觀太平天

子儀衛有泣下者祭畢大赦宴賜親王羣臣有差

遷官

帝欲留都洛陽羣臣咸諫弗聽晉王光義言其非便

帝曰違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問其故帝曰

吾欲西遷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猶周漢故事以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之二

天下也光義曰在德不在險力請還汴帝不得已從

之因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曹翰屬江州教江南守將胡則

江南州郡皆降獨江州指揮使胡則殺刺史謝彥賓

集衆固守曹翰圍之四月餘則力屈被執斬殺之因

縱其兵悉取貨財而屠其民

秋八月遣侍衛都指揮使党進率兵伐漢九月敗漢兵

于太原遂殺之

帝命光進湯美楊光美

并州人後避太宗舊諱更名

吳牛思遠

邢州博

人朱文義

率兵分五道以攻太原又遣郭進

汾州博

等分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所向克捷進敗北漢兵

於太原城北漢主急求救於連連主遣其相耶律沙

字安隱其兄

敵之

帝幸晉王光義軍

行在

帝友愛光義數幸其第恩禮甚厚光義嘗有疾帝為

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光義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之二

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冬十月帝崩晉王光義即位

是為太宗

癸丑夕帝崩於萬歲殿帝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

婦飾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

嘗謂天子容易耶早作來快誤失一事故不樂耳

宮中草簾綠用青布常服之衣漸濯至再永康公主

帝之女

嘗衣貼繡鋪翠襦

帝曰汝服此寡必相做禁之

一日勸帝以黃金飾肩與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官服

局用愛民人君

治平無道過

於生王為見

下寧無其見

之小故就體
所謂君對教所
以尊無過失
或以為格言也
二為三教中又
皇國有此等語

句郎

飾以金銀力亦可辨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
用尤注意刑辟嘗讀二典嘆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

殺竊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定為折杖法以遂減流

杖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

得免死惟贓更兼市則未嘗貴及是崩晉王在南府

官者王繼恩中夜馳諸府郎召王入薛處新通鑑宋

曰吾母子之命俱託於王王泣曰共保富貴矣

無憂也考宋史卒后傳不載此語今不敢

甲寅王

遷即位號宋后曰開寶皇后明年遷之西宮

李嘉長

編云

去

欽定四庫全書

新刻廣雅

卷之十二

十一

十一月進封劉鋹衡國公李煜臨西郡公

十二月大赦改元

改是歲為太平興國元年

欽定四庫全書

新刻廣雅

卷之十二

十一

十一月進封劉鋹衡國公李煜臨西郡公

十二月大赦改元

改是歲為太平興國元年

欽定四庫全書

以弟廷美卽光為開封尹封齊王凡子德昭封武功郡
更不稱字而可
知矣

王德芳太祖第四子為熙元尹

尋詔太祖廷美子女並稱皇子皇女以示一體

以虛多避同平章事楚昭輔為樞密使

內外官俱各進秩有差

十一月進封劉鋹衡國公李煜臨西郡公

十二月大赦改元

改是歲為太平興國元年

欽定四庫全書

續高華堂子集
以為延年益壽

無可疑也

太極也太極

作於太極之世

考索為太極復

故學義取其

曉昧之解消穢

太極而以太極

見燭影下晉王時或嫌席若有所避遲之狀既而上

引桂斧戰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之已而帝崩考長

編加識此吳僧文鑒湖山野錄山僧野史說本無指

且熹書作于孝宗之世去開寶時幾二百年舊聞曉

昧宣足為據乃竟棄而錄之於是元陳被通鑑續編

胡一惟等纂要皆錄其說明邵濬和政深辨其

非商格等修續續目削而不當列於圖外累摘數語

猶不忍卒道

以云傳故序東陽等道繼纂要因之今據宋史官者

王繼恩傳太祖廟夕太宗在南府繼恩中夜馳於府

邸請太宗入是太祖崩後太宗方入何來燭影斧聲

之史失載又以太祖廟斧子及而宋史太祖紀記大

於宋非有所據

君天祐果可

信當必據之而

全史竟不一及

傳之晉王即位之下今亦依正史因

史無日月仍據於此而以明年副之

初太祖幸洛陽張齊賢唐州人以布衣獻美條陳十

初太祖幸洛陽張齊賢唐州人以布衣獻美條陳十

事一下并治二富民三封建四教孝弟五舉賢六大學七薦田八選良吏九懲奸十恤刑

內四

寅

十三年春二月立崇文院

初置三館宋史職官志文館昭文館集賢院為三館子長慶門北謂之西

館帝臨幸惡其陋命有司於昇龍門東北剏立三館

至是成賜名崇文院遷西館書貯馬凡八萬卷

夏四月陳洪進獻漳泉二州縣十四招授洪進武寧節

度使同平章事留之汴京奉朝請諸子皆授要郡達

之官

欽定四庫全書

新刻歷代通鑑綱目

三

五月吳越王做以其地來歸詔封做為淮海國王

做朝於汴會陳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

國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並書詔不名之命歸其

兵甲求還帝不許其臣董仁冀字子達曰朝廷意可

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做遂決策上表獻其境

內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詔封做為淮海國王授做

孫世有其則規模可謂達矣

冬十月初榷酒酤

演皇帝惟瀨及族屬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將校孫

承祐人錢塘沈承祐崔仁冀並為節度使賜賚待遇冠

絕當時易今內浙發倅經麻以上親及管以范是字

朱質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更上言倅在國日擾賦頗

苟乞盡蠲其弊從之

定難節度使李克讓卒子繼筠嗣

秋七月臨西公李煜卒

初曹彬令煜治裝煜方以亡國為念不及多取留汴

貧不自給帝命增給月俸仍賜錢三百餘萬至是卒

欽定四庫全書

新編通鑑綱目

卷二

追封吳王王命經故良徐鉉撰神道碑銘並請曰陸

登客臣存故立之義乃改奉詔帝許之鉉於士聞之時乃

舉辟但推言恩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其譽自云東

臘通稱南其弟叔授授將致慈親之威乞大無量師之

欲守節於故主之後以盡誠之義亦復何爲

為報亦復何爲善舉應放鐵煙設展席遣使賜宴

晏畢奉卒盡本龍泉江南野史令不取

發語不見遺忘於士聞之時乃

計其無賴耳

以弘宣字不疑孔子弟子孫襲封文宣公

宜知星子縣南唐鎮宋升為縣今回獻所為文帝召

問孔子世嗣遂命襲封宜因言歷代以聖人之後不

預膚謂周顥德中遣使均田遂抑為編戶召特復其

家

冬十月置內藏庫

帝幸左藏庫語薛居正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

帝每焦心勞慮以經費為念何其過也詔改為內藏

庫并以封樞庫屬焉

己巳四年春正月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

帝議伐漢薛居正等多以為不可惟曹彬力贊之帝

意遂決乃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帥雀遼淳漢

欽定四庫全書

新編通鑑綱目

卷二

瓊劉遇曹翰米信本溪田重進人軍分四面攻太

原城又以判邢州郭進為太原石彌闕注見都部看

以斷燕薦援師遣塔瑪從官長壽朱言曰何名而

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擾和約

如數不然惟有戰耳

初以石熙載

字敬諸

洛陽人僉書樞密院事名始光

新潭儀成

司天監生張思訓已中本唐李淳風梁令瓊之法創

式以獻製于禁中日月行度成于自然不假人運比

舊制尤為精妙命置文殿東南鼓樓推恩訓為潭

儀丞

二月帝自將伐漢

帝欲以齊王延美掌留務開封判官呂端言于延美

曰上梯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

若掌留務非所宜也延美遂請行帝許之以沈倫為

東京留守王仁瞻為大內都部署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月遣故漢都部署郭彥邀擊于白馬橋在河南開封府

之漢求救于遼遼遣耶律沙為都統莫王連里字巴爾斯

太宗子拔已爾斯濟新舊作已連里今又正為監軍帥赴之至白馬橋

與郭彥遇沙欲阻澗以待後軍遼不從渡澗迎戰

未成列進薄之遼敗死厥裨色珍字殊陽裕悅蘇

遺貴官東公師坐而論議色珍舊作斜

鈐槍悅舊作子越餘嘗舊作昌榮今又改兵至遼引

師退沙得免田欽祚羅石雅毛罕忠為秦利達不能

功高數作擊加賜傷逝不能堪遂繼而死欽祚以卒

中風吐間帝悼惜良久贈安國節度使至右宿知而

無故言者尋之

夏四月行營都監折御

子取漢奇嶺軍今太原府

四奇嶺軍太平五年置此

版皆歲軍乃史臣追叙之文

御鄉分兵攻奇嶺軍下之

遂取嵐州汾州臨邑是使解暉汾州臨邑人等攻破

漢城隆州汾州威勝軍宋置今

是使解暉汾州臨邑人等攻破

漢人于隆州依險築城以拒帝遣解暉折彥贊等先

發兵圍之經連尹

築人開封浚往城遂陷

欽定四庫全書

帝至太原督諸軍圍城五月漢主繼元降詔賜爵城

郡公

潘美等屢敗漢兵進築長迫城固太原漢外援不至

猶道又絕城中大懼帝至督戰益急城無完堞帝慮

城陷數傷者梟詔諭繼元降使者至城守陴者不納

帝親督諸將士進薄城下列陣子前騎甲交射矢集

城上如墻毛五月漢指揮使郭萬趨踰城出降繼元

親信之臣多亡城中危急帝復詔諭繼元速降當保終

始富貴詔雖入城而諸將銳攻不可逼帝尤慮城陷

害良民麾兵少却繼元乃夜遣客省使李勣奉表乞降詔許之因至城北張樂宴從臣于城臺明日繼元率官屬繡衣紗帽待罪臺下帝釋之賜襲衣玉帶名使升臺繼元叩首謝罪詔授特進檢校太師右衛上

將軍封彭城郡公賜養善厚命祠部郎中劉勃動修

業河知太原府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帝作平晉

南人知太原府

詩命從臣和又授漢相李暉字益深陽武人隋朝目

今休家以下官有差彭城郡王久之卒

徙太原民於并州

仁者之師枝民
水火全力報火
富民莫戰心
況攻國未下時
高麗滅陷而殺
傷者數以萬

詔毀太原舊城改為平晉縣以榆次縣漢置今屬為并州遣使分部徙太原民居之縱火焚太原廬舍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死者甚衆

榆次縣西門
不凡者猶非盡
所不居之及
凡乎

帝發太原六月進伐遼東幽州秋七月與遼耶律休格于高銀河在順天府宛平縣西水經注高銀水出霸

字避寧南院頭西金烏蘇之子撫林格舊作林大戰

哥頭勒金烏蘇作烏烏蘇作歸思今並改正

于高銀河在順天府宛平縣西水經注高銀水出霸

續乃還

帝既滅漢欲乘勝取燕前諸將以師罷餉匱不欲行崔翰字仲文京兆人獨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

取之易帝意決遂發太原六月次東易州

宋文太宗紀丙寅次

金臺頓丁卯次東易州

金臺頓今清苑縣金臺頓

騎也東易州當在定興安肅界遼史不載無考遼刺

史劉宇以城降留千兵守之涿州判官劉原德亦以

城降進次幽州城南遼將耶律希達

孟父楚國王之子

作吳底

軍于城北帝攻克之命宋渥獲虜追劉遇

欽定四庫全書

元語

魏之子

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周以潘美知幽州

伊遼伊爾格悅惟之庶

拉時守燕悉力禦之

行府事達將多降七月進幽州薊州皆降耶律學古

字伊遼伊爾格悅惟之庶

拉時守燕悉力禦之

伊遼伊爾格悅惟之庶

拉時守燕悉力禦之

不能支城中大懼遼遣耶律休格救燕時帝與達將

伊遼伊爾格悅惟之庶

耶律沙大戰于高銀河沙敗將遁休格兵遁至與耶

伊遼伊爾格悅惟之庶

律色珍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死者萬餘人帝

伊遼伊爾格悅惟之庶

引師南還休格追至涿州帝急乘驢車免喪資械

伊遼伊爾格悅惟之庶

不可勝計乃命孟元語屯定州崔彥道充閩南副

輪同封後李漢瓊屯真定而還以石守信劉遇從征

失律敗之自是遠好遂絕

定難留後李繼筠卒弟繼捧嗣

八月皇子武功王德昭自殺

初德昭從帝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

立德昭者帝聞不悅及還以征北不利久不行太原
之賞德昭以為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
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哭曰癡兒何
不凡而不能可

九月遣寇鎮州都銜轄劉廷翰等合擊大破之

遼遣南京留守韓匡嗣延歲之子與耶律沙耶律休格侵

鎮州報國無之役軍士滿城本後周永樂縣隋改西
昌今屬保定府解於渝鹽之歲

方陳官軍許降匡嗣欲納之休格曰彼氣甚銳疑誘
我也可整束待之匡嗣不聽俄而劉廷翰陳于前崔

彥進潛師驅其後李漢瓊往輪趙延追澧州人兵繼

至合擊之遼軍大潰追至遂城見新獲萬計匡嗣

素旗鼓進去獨休格盤兵而逼

以楊業為代州刺史

業即漢建寧節度使劉繼業帝克太原聞其勇召見

復姓楊氏止名業以其老子邊事拜代州刺史業善

戰號楊無敵

冬十月進封齊王廷美為秦王

論平漢功也文武諸臣連秩有差

庚五年春二月定差役法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宋史

卷之十二

三

太祖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

手課督賦統以耆長工手壯丁逮捕盜賊以承待人

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自衙前主子力等官第戶高
以人力之人僅承符去手力之力為力手至是從京

舉全依宋史食貨志及文獻道考改西
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為几等上四等充役下
五等免之後有貧富隨時升降

三月魏公劉鋹卒

銀有口辦帝之將伐北漢也宴近臣于禁中銀進言

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偽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

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板為謹

國降王長帝大笑至是卒追封南越王

楊業敗遼兵于屬門殺其將蕭韓里特舊作帖李

遣兵十萬寇屬門素領麾下兵百騎自西陘

開名在代州西

北鄙爲門出至鴈門北口南向擊之遼兵大敗殺其

節度使騎馬侍中蕭韓里特自是遼畏業望見旌旗

即引去主將多城之或潛上諺書帝皆不問封其書

欽定四庫全書

新刻本代用卷一百一十一

付業

文州亂秋七月命蘭州團練使孫全興等將兵討之

文州丁部領及子璡相繼死璡弟璣據行軍府事

年尚幼大將蔡桓幽璣別館而代領其東時知邕州

便仁寶益之子趙普女弟之夫也屢多過與普有隙出

仁寶於邕九年不代仁寶恐因循死積外乃上言陳

取文州之策帝喜將驛召仁寶多遷遂奏曰文州內

擾此實天亡之秋但先召仁寶其謀必泄蠻寇預為

十二月遣以耶律休格為裕悅

之備未易取也不如密令仁寶經度其事發兵長驅

勢必爲金帝以為然以仁寶爲文州水陸轉運使孫

全興劉澄賈漢等並爲部署將兵討之全興等由邕

州澄漢等由廉州連桂聞乃遣使為璣上表求襲位

冬十月遼寇瓦橋關十一月帝自將禦之次於大名遣

軍退乃還

帝不許

大敗休格追至莫州十一月帝自將禦之時閩南諸

將已破遼兵帝次大名諸將復戰于莫州敗績會遼

主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其不可乃詔曹翰

部署諸將而還帝既還京旣者皆言宜速取幽州張

賊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自古獲勝之難非直由於彼

亦多邊吏擾之若無造譖懈撫御待人保境

並深溝高築以遼河東則遼部南而河北之民

疲弊甚與人間家六舍者以天下為心豈止多一人

守之土崩瓦解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

末安內以養外民既安利則成致敵誰而主矣

休格智畧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旗功諸將故士卒樂為之用

己巳六年春三月皇子興元尹德芳卒

贈中書令岐王

德芳

罷文州兵

交州行營破賊于白藤江口在今安南國海東界江之入海南亦曰

白藤

殺戰艦二百子

是知邕州僕仁寶率軍先進

金興等燐兵不行仁寶戰死會炎暑軍士多死轉還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之二

書

使許仲宣字希集青州人以聞詔班師斬劉澄賈漫丁軍徵

全興下獄已而棄市考宋史梁全興子是年三月

徵孫全興棄市非是全依宋史改

夏六月薛居正卒

居正輔相十八年寬簡不苛察衆論贊之及卒帝親

臨其喪爲之流涕居正子惟言素無行帝召問其家

員外郎光宗何惟言伏喪側櫬輒不缺起自是蓋草故應讀當觀賢士修飾焉善其後帝數妻以大薦所

五精

秋七月遣使如渤海

初遣取渤海狀餘城置東丹府事具至是帝將大舉

伐遼遣使賜其王詔書令發兵以應約滅遼之日必

割土宇復歸中朝渤海之外悉與渤海然渤海無至者

帝又以招賜定安國王定安本馬鈞別種其三烏元明數告遼使得詔令張榜烏之鄆三大喜會

女真遣使入貢特承奉上幸優詔答之付女真使者令賈以賜馬

九月乙未朔日食

左拾遺田錫字秉漢雍人上疏言事詔嘉獎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通鑑綱目

卷之二

書

錫好言時務既居諫官即上疏獻軍國要機者一朝

廷大體者四其某曰王時平太康軍功績有未賞願

周郎繼錫善駕馭成臣尤要機也文州

虧海得之如獲石田顧龍毛兵凡大體之一今諫官

不聞及事務事中不聞錯亂左右史不聞升陞記言

翰林史不敢諫奏中書金人參嘗計以政事集賢院

雖有當藉而無職責猶有職官而無關籍平寧

撣才任之使各司其局此大體之二過者富難平寧

京師富庶軍營馬廄廬不飯兼排空道官皆為餉吳

尚書無職事凡章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或成

三廟是皇太平之制度順則修者寺用列職官此大

體之三缺缺官令柳祖鉉銷省有足戒今以帝覽疏

鐵為柳子法所無去之可也凡大體之四

以

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續編目屢多過舉

必先白多過然後致又

必于閭門署狀云不敢安陳利便希望恩榮陽道書多
遞乞免暑狀多遞不許出錫為河北南路轉副使
錫因入辭直進封事未元同考宋史太宗紀及
錫本傳錫上事在為捨遣時非特遣使入辭所奏其
貽當宰相乃趙普非多過也

今依帝紀書綱錄傳作日

以趙普為司徒兼侍中

普奉朝請累年屢多遞益毀之謂普初無立上意普

鬱鬱不得志會晉邸舊僚柴禹錫字元生大名人趙鎔字化

州崇一人後從宋鄭間告秦王廷美驕恣將

有陰謀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十二

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十二

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十二

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十二

三

變且自陳曰臣忝舊臣為權倖所沮遂備道預聞昭

憲太后顧命及前朝上表自訴等事帝發金匱得誓

書及覽普前表因召見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

已知四十九年非矣乃拜普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

初用錫既以上被交錫或勸少晦以達薨忌錫曰事

君之誠惟恐不堪制天性豈為一貴耶及趙

普復相今有司受奪臣章奏必先白普錫遺普書以

為失至公體普引咎而已而錫出為河北轉運副使

置京朝官宋文廣官志凡一品以下常參者謂之差遣院

舊制京朝官屬吏部國初以來皆出中書至是詔京

朝官奉使從政于外受代而歸者並令中書舍人考

校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關員引對而授之謂之

差遣院

七年春三月癸巳朔日食

罷秦王廷美為西京留守夏四月以柴禹錫為樞密副使

或又告廷美欲因帝幸西池為亂遂罷廷美開封尹

以上變進禹錫樞密副使楊守一樞密都承旨趙鎔

東上閭門使初昭憲太后遺命以次傳位事具前故帝

即位之初命廷美尹開封而德昭德芳等皆稱皇子

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沒廷美始不自安他

日帝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

容再誤廷美遂得罪

以寶傳字日章郭贊字仲儀開

參知政事

初帝尹開封傳為判官以推官賈琰佞諛于坐叱之

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于心哉衆皆失色帝因

重偶之直至是謂偶曰賞卿之叱賈琰也

勒秦王廷美就第流盧多遜于崖州沈倫罷

趙普既復相多遜不自安普屢諷令引退而多遜

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屢得多遜交通秦王事帝大怒

責授兵部尚書越二日下御史獄命翰林承旨李昉

等雜治之多遜具收屬遣中書守當官趙白以機事

足美亦遣小吏與德明告多遜云承旨欲力爭天王

言正會我意因道之弓箭多遜受之

集議王溥等奏廷美多遜詛咒願望大逆不道宜正

刑章詔削奪多遜官爵流崖州并使其家屬期親于

部門外廷美勃歸私第復其子為皇桂女落皇女公

主之號沈倫坐與多遜同列不能覺察降授工部尚

書

五月敗秦王廷美為涪陵府知州是縣公安局置房州

注見

足美之子

普善其始

或云之故請

傳相好名

大遼止間報復

州袁廟

通人胡州祥通判州事以伺察之普又恐苟言泄

大之一念極乃

情為所生

大遼止間報復

寧國

定難留後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綏宥四州

注見

六月繼

捧弟繼蓬走地斤澤

九夏州張宋之始地斤澤在

夏州自李思恭即招跋思以來未嘗親朝中國至是

繼捧率其族入朝帝嘉之賜資甚厚繼捧陳其諸父

昆弟多相懟怨乞納其境內銀夏綏宥四州留京居

之帝為遣使如夏州獲總麻以上親赴闕以曹光實

字彌忠雅為四州都巡檢使時繼捧族弟定難軍都

定難留後李繼蓬

即招跋思之弟

知藉落使繼蓬也從討黃巢取賜物留居銀州聞

使至乃詐言乳母厄出莫於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

入地斤澤出其祖像以示戒人戒人拜泣從者曰泉

帝尋以繼捧尚剽掠節度使問曰汝在夏州何道

以制諸部對曰羌人鮮卑但屬而已非能制也

秋九月遼主賢卒前其子瀋絳小字文立復國號曰契

丹是後遼復稱契丹

丹之子胡州祥作文殊叔今改正

多過則厭而於足見其無賴而於

一日多過者皆

上古必欲貞

對天真誠誠實

矣於死後已

失善當日貞

論語君子無所

不友之行貞木

雖見乎

即招跋思

以爲

見前

九夏州張宋之始

地斤澤在

夏州張宋之始

北

九夏州張宋之始

北